

鹭友

□泗洪 程果儿

小城上空,时常会飞过一两只鹭鸟。不知它们为何造访干燥喧嚣的城市,或许只为提醒人们,正南方,有水清凉,有荷盛放。

离湿地近时,路两侧的稻田里,时常落着十来个白点,密度过大的偏在绿玉一角。天空中“扑棱棱”飞过一只,抬头去看时,差不多要长出和鹭一样的颈子。

观鸟园在湿地西北方向,路边有窄窄沟渠,空缺处填满萍藻,芦苇密得卷不起细浪,菖蒲像一根根待焚的香。渠中亦有荷叶荷花,较湖里的小一圈,长势潦草但喜兴。每一种植物都用力舒展,叠加纠缠,绿得斑驳错落,一股子青茫茫味道。

初进园中,只觉得静,连鸟影都少见。顺小路近观鸟台,一座方而高耸的突兀建筑,像落尽叶的树干。攀到顶时,才见不远处松林卷起的绿

海上,航着只只小型白帆,此起彼伏,往来不息。让人疑心这无边的绿,是不是鹭鸟们衔来,又一爪爪踏平。

园中鹭鸟品种繁多。最好看的是大白鹭,飞翔之时腹与修长的腿绷成直线,脖子弯出好看的弧度,翅膀扇动的频率不高,一下,又一下,然后,懒散地滑翔一阵。将腿向下一收,身体略微后倾,抓住松枝摆上几摆,停稳了身形。橙色的嘴指定一个方向,发了阵呆,抖抖白羽,又鼓动翅膀到更高处的杨树林逡巡一番,极高极细的枝,竟可以承托住它的体重。

折返回来时,跟近旁的同类争执,伸长脖子、支棱翅膀,作激越状,片刻后偃旗息鼓,相安无事。择高处立的鸟,倒有着最市井的脾气。整片绿海里争吵不休,似鸭叫蛙鸣——鹭

鸟并没有个好嗓子。

明亮的风吹来,松涛滚动,鹭鸟惬意摇摆,像树或者风的一部分。

不出意外,下了观鸟台之后能遇见闲逛的鹭鸟。体形小些,素净的装扮,却描着魅感的眼圈。它并不畏人,只是端凝地走着,像京剧里的生角儿,每一步都掂掇半天。不要走得太近,不然它会高高抬起脚爪,有失形象地奔进绣着绿藻的池塘或沟渠中,你才明白,那长腿上的点点翠绿,并不是天生的花纹。

半空里飞着无数蜻蜓,赤色身体透明翅膀。从林深处的蝉大力嘶叫,起先整齐化一:知——了——,知——了——。不知哪个促狭鬼乱了阵脚,要用半天才能找回原来的节奏。

这园子里的夏天,纯粹得像小时候。只有鹭鸟,是新交,却似旧友。

老屋后的渡船

□东台 朱铭

老屋后有座大桥名叫“北胖大桥”,至今已建成10来年。桥上整日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没建北胖大桥之前,河南、河北农家人过河的必经之路,是靠我的叔伯爷爷大半辈子撑船过河。虽说他已过世多年,老屋亦已拆除变成了农田,但唯独那条灰不溜秋的水泥渡船,如今仍旧拴在长满青苔的桥边一隅。

儿时,我特佩服叔伯爷爷撑船的技术。渡船载着过河的人,篙子在叔伯爷爷的手中,仿佛指挥家手中的指挥棒,“舞”姿美极了。叔伯爷爷撑船功夫了得,双脚很娴熟、很轻盈地在巴掌宽的船帮上前后来回移步,忽而从船帮东首的水中,拔出篙子,划破天空舞向船西撑几下,忽而又从船西的水中拔出篙子,划出半圆弧线直插船东河心,他不时调整渡船笔直地向前航行。

巴掌宽的船帮,叔伯爷爷窜来窜去麻利得很。我们胆小得很,屏住气

息,心都“提”在手上,担心叔伯爷爷一不小心一只脚一滑肯定掉进水中。发大水的时候,河水都快漫溢到船帮,过河的人都心照不宣挤在船中央。不过,从我记事起,叔伯爷爷渡船载人,从来就没听说过任何安全事故。

记忆中,逢到卖粮食、卖棉花、卖蚕茧季节,大人们自行车后座牢牢捆着有3个偌大的包,以及逮小猪、卖大猪的人要过河,热闹得很。叔伯爷爷总是先跨上渡船,一只胳膊夹紧船篙,将渡船“逼”稳在坝头,另一只手则死劲地拉住过河人的车龙头往船上拖,好让过河的人腾出双手咬紧牙使劲拽住车后的大包小筐,稳稳当当上船和安全过河。叔伯爷爷热心肠,不分生人熟人过河,套用时下时髦词——“最美摆渡人”恰如其分。

“过河哦。”夜深人静,有人家打牌“三缺一”的,从亲戚家喝喜酒回

来的,或从公社大会堂看电影回头的,或者得了急病的,甚至有夫妻吵架一时想不开喝了“敌敌畏”的……叔伯爷爷习惯和衣而睡,深夜每每一听到“过河噢”,就触电般下床,鞋子一蹬,眨眼功夫就能听到河水哗哗的声响。

后来,兴建了北胖大桥,农家人喜笑颜开。自然,叔伯爷爷和跟随他大半辈子的渡船随之下岗。叔伯爷爷在世前,难得有人快活起来喊过河,叔伯爷爷立马兴奋地过把撑船瘾。过河的人给钱,叔伯爷爷反倒不好意思笑笑,拍拍过河人的肩膀,“走吧,走吧,亏你还喊我撑船哩。”

今年清明节前夕,我们一家回老家乡下祭祖,一并来到紧靠大河边叔伯爷爷、叔伯奶奶二老的坟前,像往年一样照例奉上了纸钱。遥望大桥,默看不远处拴着的那条小船,河水荡漾,我的思绪也随之摇荡。

美如马齿苋

□山东安丘 刘文波

马齿苋是它的学名,在我们那儿叫蚂蚱菜。其实,我们还叫它“死不了”。

民间传说,上古之时,十日并出,田禾皆枯。二郎神肩挑两山,追赶太阳,太阳无处躲藏,情急之中,见马齿苋长得油绿滴翠,郁郁葱葱,便藏在它的叶下。以后,太阳为了报答马齿苋的救命之恩,便始终不晒马齿苋,天旱无雨,其他植物蔫乎乎的,唯独马齿苋绿油如初,开花吐蕊,结籽繁衍。

马齿苋是象形叫法,因为它的叶形同马齿,对称生长,茎叶柔软铺地。其实,它还有一个名字叫五行草:叶青,根白,茎红,籽黑,花黄。青白红黑黄,包罗了五行的颜色。没想到马齿苋道行如此之深,却又内敛沉稳,深藏不露,不能让人高看一眼。匍匐着生,低低地长,不羡慕枝头的荣耀,降低生命的门槛,又抬高了生命的高度,成为大地上分布最广的野草。

马齿苋天生一副可人相:肉质的茎,肉质的叶,像婴儿粉嘟嘟的小手,软软地执意要抓住什么似的。对

生或互生的叶片在茎的顶端或分枝处掬成一圈,环抱着一朵朵妖娆的花,如莲,如菊,仪态万方。在叶片环抱的地方,不久马齿苋就将暖暖的心事,繁衍开来。在最溽热的午时,野田寂寂,万物都低下了头,昏昏欲睡,马齿苋的花开了,迎着太阳,开出一朵朵小黄花,粉面含春,娇羞欲语,向着太阳憨憨地笑。

马齿苋是沉静的,绝不会把自己的枝蔓缠绵到邻居的檐下,在四邻里,马齿苋最有好人缘。在水土肥美的地方,它长得肥硕富态;在稍嫌瘠薄的地方,马齿苋也能认命长着。虽然生来是富贵身,但既然生了根发了芽,一样也是一片乐土。

扯一筐马齿苋是容易的,因为它们到处都是,无处不在,见缝插针,甚至你会感到它的碍手碍脚。可它是圈里猪们的最爱。切碎,拌上一层玉米面,金碧辉煌,活色生香。一回,母亲将一把鲜润莹绿的马齿苋经水一余,切碎,淋上麻油,拌上蒜泥。吃惯了家常菜蔬的我看到一盘鲜亮莹绿的菜肴,顿时胃口大开,那个清爽

顺口就别提了,等吃完之后才知道,原来那是自己扯来的猪草。顿时明白了姐姐为什么掩口而笑,自己是不是和那抢食的猪猪们一样可爱?

后来,看到吃到不少以马齿苋为材料的佳肴:马齿苋粥、马齿苋鲜藕汁、马齿苋蛋白羹、马齿苋芡实瘦肉汤……出身乡野的马齿苋经过沐浴梳妆以后,出落成让人们齿颊盈香的大众明星了。那些从小哺育过我们的马齿苋,是这样的厚施博爱,于人不违。行走在那菁菁野田上,绿意浓重的马齿苋还是那样从容,还是那样的贴心。

当读到杜甫的诗:“清晨蒙菜把,常荷地主恩。守者愆实数,略有其名存。苦苣刺如针,马齿叶亦繁。青青嘉蔬色,埋没在中国。”我仿佛看到了杜甫和马齿苋的悲哀。虽然杜甫能听到秋风吹散茅屋的寒风,深知大唐的疾苦病痛。但在那个时代,他只能像一棵卑微的马齿苋,不为人见。

其实,大地上没有一棵草比人更卑微,没有一件事比野草更伟大。

寂寞平型关

□安徽池州 赵柒斤

从平型关回来已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想写点东西,可始终未能成文。

对于平型关,我心仪已久。因为那一次彪炳千秋的伟大壮举,这里被赋予不畏强敌、抵御外辱的精神内涵,吸引了众多目光。我以前总在脑海描绘——平型关该是多么磅礴大气。

没想到,与平型关面对面时,我那一路上的激动、兴奋甚至还有点紧张的情绪顿时烟消云散。

眼前的平型关,并不起眼,安静地夹在“内三关”和“外三关”之间。史料载,现存的平型关关城为明正德六年修建,当时有3000名守军驻扎。清朝设了都司、巡检司,可见当时的规模不同一般。即便这里从未上演杨家将一门忠烈战死沙场的轰轰烈烈,但漫

漫黄沙中军士们舞刀弄枪、演阵练兵,那阵势也一定惊天动地。走上城堡,一段残存的八路军将士凭借大刀土枪战胜不可一世的侵略者的情形赫然出现在眼前,把我的思绪一下拉回到80多年前的战火。再把思绪收回,眼前是破碎的古城墙和若隐若现的老旧垛口。

走下平型关,附近有村落,因关而得名。阳光照在风化的城门和悠闲的村民身上,仿佛这里从来没有过战火和硝烟。征战的往事已尘封在历史的角落,亘古不变的重重关山归于寂寞。

“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湮没了黄土古道,荒芜了烽火边城。”几句歌词清晰地闪现于脑海。寂寞的平型关,消解了我的憧憬,但这样的风景何尝不是最美?

盛夏乡村音乐会

□四川绵阳 汤飞

除开气温,城市一年四季的界限并不十分分明。在这片热闹的土地上,由汽车的轰鸣声和闹铃声混合而成的单调乐曲日复一日地循环。

忽然想起曾经的暑假时光。

家乡的房屋多是背山面水而筑。清晨,叫醒我们的不是闹钟和梦想,是清脆的鸟鸣声。小精灵们终于迎来崭新的光明,又可以振翅高飞,去天空衔回云朵做沙发,去河边揽镜自照梳妆打扮。它们之期盼光明,犹如小小的我们渴望长大去建功立业、拯救世界一样。

中午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嗓门最大的歌手非蝉子莫属。它们作为摇滚派实力唱将,改变了早晨轻柔婉转的曲调,转入慷慨激昂,一气呵成,不唱到声嘶力竭不痛快,宛如金戈铁马兵临城下,又似猛浪奔腾比高,成功掀起一天中的高潮。此时,人们大都在凉席上、风扇前开始午休,动物们因惧热而潜伏,因此知了歌是主题曲。我们小孩子听厌了合唱,也会兴致勃勃地亲自邀请一两明星来蚊帐里举办个唱。

下午的天空被烈日烧得火红如铁锅,那一轮红日像极了烧饼,小伙伴们痴痴地想。轻盈掠过树林的布谷鸟不解风情地唱“火烧包谷”,一声长

一声短,让人似乎闻到了烧包谷的香味。其时正值玉米新收之际,所以好吃的老家人将它的叫声译成这般。竺可桢在《大自然的语音》里将之译为“阿公阿婆,割麦插禾”。同是音译,差别有点大,可见俺老乡是实在人,人间烟火尽体现于飞鸟歌声之中。

好声音都在夜场登台亮相。一号选手是以蝈蝈为主唱的夜虫组合,低吟浅唱,不卑不亢,不聚不散,深深陶醉其中。二号选手是田里的蛙,貌似得到过蝉老师的指点,有点高调和嚣张,不把对手放在眼里,在一片稻花香里热议着丰年。三号选手是林中倦归的鸟儿,时断时续地叫一声,却衬托出别样的凄清。辛弃疾说“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仅仅是喧嚣夜场里一段虽惊艳却不起眼的插曲罢了。这场音乐会非得等到“平生不敢高声语”的金鸡啼鸣报晓后方才告一段落。

暑假,我和藕妹便在如此氛围里年年成长。随着“山里孩子往外走”的情景一次次上演,曾经热闹的家乡人烟稀少,谁也没有闲情雅致去聆听这场由大自然主办的免费音乐会。偶尔午夜梦回,我仍是在午间赤着脚溜出房门捕蝉的少年,一抬头便看见藕妹期待的眼神。整个夏天从不停歇的乐曲萦绕在耳边……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381 号

投稿邮箱:xinfukan@126.com